

那些年， 我們在婦女研究室

口述 | 鄭毓瑜 | 《婦研縱橫》66 ~ 71 期主編
2002 ~ 2003 年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研究員
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

訪談整理 | 甘濟維 | 《婦研縱橫》執行編輯
圖 | 鄭毓瑜、編輯部提供



圖為鄭毓瑜老師。

在 2000 年前後，學術研究很要求跨領域的整合，婦女與性別研究是每個領域的學者都可以參與的，在學術研究上具有前瞻性。其次，性別研究在報章媒體的能見度高，社會行動力相當強，那時婦女新知基金會以及何春蕤老師等人，推動了許多關於性別的議題，對於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，使學術研究可以跨出巨塔、向外傳播影響力，所以即便是從事古典文學研究，也覺得應該關注性別研究議題。

婦女研究室當時的召集人林維紅老師非常熱情、全力投入，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，接了很多教育部的計畫，來維持研究室的支出，我對於維紅老師的活力很感動，所以加入婦女研究室。後來也跟德蘭老師、錦華老師、妙芬老師、長玲老師等比較熟稔之後，大家覺得《婦研縱橫》可以改版，維紅老師並邀請我擔任主編。擔任主編後第一件有趣的事情是，「婦研縱橫」四個字是我父親¹題字的，他跟臺

1 鄭文禮，臺中市資深美術家。

灣大部分的父親一樣，是比較傳統保守的父親。在學術研究上，通常不大可能有父母的參與，他可能不清楚刊物內容，但是很樂意幫我們題字，而且是最擅長的行草，我覺得這當中有對女兒的關愛與勉勵。

《婦研縱橫》的性質

那個時候研究室成員經過討論，決定將《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》改版為《婦研縱橫》，除了形式的改變，最主要是內容上。當時研究室已推出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，在那時候是很特別的一個領域，因為結合了校園內外的力量，在幾個大學推出相關學程。「學程」是準「學科」性質，由不同領域的人集合起來開設，使學科得以充分整合。所以《婦女與性別研究通訊》改版成《婦研縱橫》時，增加了「研究論壇」這個欄位，希望增加學程在學科訓練或學科規模上的可觀性，使性別研究逐漸在一般的學科領域上，也有自己獨立的地位。

《婦研縱橫》的專題規劃與內容

學術刊物很多，要讓人眼睛一亮，就需要有引起關注的聚焦點。學術期刊如果有主題式的專輯，就會具備專書的功能，以後別人查詢 key word，就不能忽略這一本期刊，例如談到性別與科學的關係，70期「性別與科學」裡面，有太多跨領域的人參與論述，還提供相關的延伸閱讀、研究資料，所以它兼具廣度與深度。又譬如

女性紀錄片的專題，有導演篇（66期）和評論篇（67期），接著是宋美齡專輯（68期）。大家永遠都覺得紀錄片是寫實、紀實的，可是不知道紀錄片也會因為個別的主觀性，如主要的角色、導演、觀眾等，匯聚成多元的視野，所以紀錄片不只是寫實的，

同時是想像的、與主觀經驗的交會。女性紀錄片專輯除了介紹世界知名的人物，像宋美齡，也納入白色恐怖的受難者，如許金玉。針對比較邊緣弱勢人物的介紹，也非常重要，因為她們比較不會主動被發現，或是比較缺乏發聲的管道，所以弱勢者的紀錄片，在社會正義上也有平衡報導的功能，有助於矯正整個社會的觀點、成見與意識形態。性別與科技或科學就更有意思了，科技就是一堆機器，但是誰來使用，其實會產生不同的效果。在另一方面，科技是被限定的，比方說組織性、系統性的認為科技是誰來操作，會產生最大的效力，例如男性通常會跟科學放在一起，所以女性科技或女性科學，對於打破很多社會定見或迷思



很有幫助。

婦女研究室的參與者都很熱心，每擬訂一個專題，大家都分頭幫忙約稿，也不只是臺大校內的老師。70期「性別與科學」專題中，有一篇文章提到男性科學家會利用打球等，來形成科技團隊，女性化學家如吳嘉麗老師便說，女化學家也應該成立聯盟。婦女研究室基本上也是一個女性聯盟，大家可以貢獻自己所

知道的、感受的，彼此

交換意見，我編輯

專題的過程中，

從其他領域的

學者身上也學

習很多。還

有一點是，

傅大為、畢

恆達、王雅各

等老師也都很

熱心的參與，女

性研究最後會走到

一個比較多元的角度，

也就是性別研究，而性別又不是

生理所決定的，所以生理上是女性或男

性的學者，都可以共同參與性別研究的社

群。性別研究不只是學術研究或社會實

踐，也是性別研究者本身的生命史。每個

人的參與，在當下那個階段留下了軌跡，

那些內容現在看來也許起了什麼效用，或

者引發批判、反思，都是有意義的，我覺

得這是一個雜誌動人的地方。更有意思的

是，這個刊物跟一般的學術研究不太一

樣，因為它收錄一些科普性的文章，使比

較艱深的學術研究普及化，走入生活和社區，挑戰成見和體制。

所以我們也討論政策，例如70期刊登了「生育政策制訂的性別政治」座談會紀錄；69期的「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瑞典參訪紀實」，當中提及瑞典各大學的婦女研究中心自1970年即開始設立，瑞典國家性別研究中心則成立於1988年，

平等政策亦從七〇年代開始上路；這

個部分如果沒有報導，也不知道其他國家進行到哪裡了。

我們也訪問過齊

邦媛老師，後來讀她的

《巨流河》，就會

有不一樣的感受。因

為文學作品都需要選

擇、結合，甚至縮小

跟放大，理解一個人

再看她的作品，會對齊

老師的巧思創意，有意外的

驚喜。

當時每期都很繽紛、喧嘩，許多有

趣、熱情的人一起參與，我自己很期待，

設想讀者也很期待，於是也趕緊預告下一

期的主題。刊物只要變成一個 document，

不管是數位或紙本，都有意義，因為那

是一個軌跡，回顧的時候會有一個立足點，

接下來就可以開拓新局。學科發展應該是

開放的，而不是閉鎖的，不是說發展到這

裡，典範建立，從此不再發展，那學科就

死了；學科應該開門，不是閉門。《婦研

本圖來自 adamr / FreeDigitalPhotos.net。

縱橫》有助於刺激社會實踐或學科發展，一方面從社會實踐推促學術研究，而學術研究、學科理論也可以回饋給社會實踐，所以它應該是循環的。《女學學誌》和《婦研縱橫》應該是相輔相成的，艱深的學科研究要深入淺出的寫在《婦研縱橫》，《婦研縱橫》也要把社會實際面回饋到《女學學誌》的研究，所以兩邊是可以互補的。

主編任內辛苦的地方

當時是季刊，等來稿的時候比較緊張，每一期都希望能寫「主編的話」，必須看完、消化，一方面很趕，二方面又覺得自己收穫很大，從別人的角度，拓展自己觀看的視野，對自己來說有很大的成長。它是一個新的眼光的打開，對事情的看法不會只有一個角度，會發現社會學家、生物學家、化學家等，講的角度都不一樣；有人很隱忍的講、委婉的講，有人很開放的講，學科訓練的背景也會造成他們說話方式的不同，覺得好像在看很多不同的、多音複調的說法，很喧嘩，可是也滿有意思的。

對現在《婦研縱橫》的期許

一個學術期刊要兼具研究和實踐，觸角需要多元，一方面要多關心社會發展、議題的演變，例如當今多元成家的議題，是當初編《婦研縱橫》的時候難以想像的，公民的社會實踐力也不一樣了，所以現在不是單一英雄或女英雄的時代，是群體發聲的時代，尤其是透過網路。所以

《婦研縱橫》如果要保有它的社會實踐或影響力，必得配合議題的開展、參與者角色的改變、網路流通的問題，調整腳步。當年沒有 Facebook、Line，傳播能力不一樣，議題在 Facebook、Line 上發酵的速度是很難想像的，跟《婦研縱橫》等待三個月再來討論這個議題，是不同的。包含參與者、推動者、議題發酵、媒介管道，這幾個問題，如果重新考量的話，《婦研縱橫》的腳步當然要跟以前不一樣。



上圖來自 digitalart / FreeDigitalPhotos.net。

結語

每個老師都是一個閃亮的光點，參與《婦研縱橫》或婦女研究室，就像光點匯聚成星圖。很難說參與婦女研究室就會對自己的研究有直接的影響，但是當時大家都覺得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，後來真的分身乏力了，時光也不會再回來。很慶幸那時候做了這樣的事情，跟一群人一起全心投入，那些年，那些事，都成為生命中溫暖的憶念。